

# 李瑞环捐赠困难学生

自1996年至今,十年来李瑞环同志以“一位老共产党员”的名义为天津市19所普通高校、来自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148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给予资助,累计资助金额达53.3万元。

受到李瑞环同志资助的学生在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,学习上刻苦勤奋,生活上勤俭节约,在校期间都有长足的进步,取得了优异的成绩;步入社会的学生们也都有出色的工作表现。目前,148名学生中有46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48人担任过学生干部,70人在校期间因学习成绩优秀得了奖学金。在已经参加工作的62人中,有的进入党政机关,有的进入高新技术企业,有的从事高新技术产业研究,有7人在工作岗位上受到了嘉奖。现在仍有86人在校学习,其中24人正在攻读,4人正在读博。

日前,李瑞环同志又将论著《学哲学用哲学》一书所得稿费再次捐赠给经济困难的大学生。天津市教委准备用这笔助学金从今年开始连续3年在全市近50所高校和独立设置的高职院校中,每年选拔100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予以资助。(吕建杰摘自《天津日报》)

## 解决六千万百姓的吃饭问题 埃及大饼让穷人不挨饿

长期以来,埃及政府对食品等居民基本生活用品实行价格补贴政策,以保证低收入阶层满足基本生活的需要。著名的阿拉伯大饼堪称埃及穷人的救命稻草,社会的稳定剂。这种大饼在埃及无处不在,它是埃及老百姓,尤其是穷人每日不可或缺的基本食物。

这种圆形的、薄薄的黑面大饼是把面粉发酵后加上25%的玉米粉、食盐等烘烤而成的,每块重约130克,阿拉伯语称之为“埃食”,意即“日子”、“活命的东西”。从上世纪50年代纳赛尔总统执政时代开始,一直到后来的萨达特时代、穆巴拉克时代,不论埃及政府的内外政治经济政策如何大幅度改变,但对“埃食”的政策一直不变,即实行巨额价格补贴,并严格规定售价。多少年来,埃及的物价多次轮番上涨,但“埃食”的售价还是保持不变。

“埃食”为埃及社会立下的一大功劳就是解决了6000多万老百姓最基本的吃饭问题,几十年来保持了民心稳定。因为在穷的人也买得起大饼,吃饭不成问题。(张雪敏摘自《网易》)

1950年6月25日,朝鲜战争爆发。毛泽东本来打算让林彪挂帅出征,却遭到林彪的拒绝,借口是他身体有病。

一天下午,负责中央高级领导健康的保健医生傅连璋来看望林彪了。“毛主席对林总的健康十分关心。特意派我来通知林总,让我从上海、天津和北京,调来第一流的医学专家,给林总检查身体,还指派了萧华同志代表中央负责这项工作。我相信一定能把林总的病治好。”

这一席话,像晴天霹雳一样猛击在林彪夫妇的头上。林彪染病,药里包不住,一群医学专家会诊,便愈真相大白。并且,林彪一直在吸毒。林彪心事重重。他致命的一块心病,就是万自己吸毒和装病的事被抖露出去,会断送自己的锦绣前程。

在1959年全国将帅授衔时,55位上将中最年轻的一位,就是叶飞,时年39岁。而且,他还是一位菲律宾归侨。叶飞的父亲叶训卫是福建省南安市金淘乡人。1900年只身下南洋谋生。叶飞的母亲麦尔卡托,是具有西班牙血统的菲律宾人。叶飞五岁时,随父亲回福建老家,他的菲律宾母亲含泪站在岸边送行,久久不愿意离去。

14岁那年,在厦门读书的叶飞投身革命不久便被反动派逮捕。因没有暴露身份,只以嫌疑犯的名义,被叛了一年刑。地下党

美国政府最近公布一项估算,美国一个中等收入家庭,养育一个孩子,从出生到十八岁,总共约需十六万一千四百四十美元。听起来真有点吓人,这还没有算孩子读大学的费用。

但是钱的价值不是这么算法,付出十六万一千四百四十美元的同时,还要看看你换取的是什么,买到些什么?

你买到了命名权,可根据我们自己的喜好,命名孩子。

你可以每天感觉新生命的活力。你每天晚上可以在被子里挠痒痒,听听窃窃的嘻笑。你可以得到真诚的爱。你可以得到最甜蜜的亲吻,最温柔的拥抱。

此外,你时刻有一双小手握住,那手上常有果酱或者巧克力。你总有一个伙伴陪同,一起吹肥皂泡,放风筝,挖沙洞,或者在雨地里跳水。你可以不顾一切地发傻欢笑,即使那天老板骂人,或者股票跌得一塌糊涂。

你坐在历史的头一排座位上,见证

初到夏威夷,跟王姓女导游讨论电话卡的问题,她竟然说“美国是一个落后的国家”。这样的评价,大大出乎我的想象。但仔细观察,也不是全无理由。在美国,我们很少见到崭新的建筑,也没有处处施工的景象。除了纽约曼哈顿地区以外,许多地方少见高楼大厦,就连首都华盛顿,也鲜有10层以上的建筑。

一些我们认为“落后”的东西,在美国仍然大行其道。木质电线杆在夏威夷随处可见,木制横担,几十年前的瓷头,架着好几排电线。甚至在华盛顿的许多地方,也没有完成电线“入地”工程。房间的电视机款式至少比我们落后10年,导游使用的手机也不是最新款。在旧金山,1873年设计的木制缆车还在运营。与欣欣向荣的中国相比,与我们的北京、上海

1953年,傅连璋终于从上海、天津和北京等地调来各科医学专家,由萧华代表党中央亲自坐镇,成立了林彪会诊小组。毛泽东亲自出面,花这样大的力气给一个部下会诊治疗,是破天荒的第一次。

## 谁揭开了林彪吸毒的秘密

专家们来了给林彪检查身体,并且把这看成是一项头等的政治任务,从神经、肠胃、心脏、血压、泌尿、血液、肝和肺部,一项一项给林彪做了详细、系统的检查。但是,检查并没发现什么要紧的病症。最后,专家们一致的意见是,林彪的病症都同精神因素有关,更重要的是和他吸毒有

## 叶飞 共和国上将

通过他的菲律宾家庭进行营救。他的二哥从菲律宾拿来他的出生证。按照菲律宾法律,拥有菲律宾出生证,就拥有菲律宾国籍,而当时中国和菲律宾签有引渡条约,只要菲律宾驻厦门领事馆出面引渡,他就可以出狱获得自由,但必须回到菲律宾去。而回菲律宾就得放弃他所选择的革命事业。

人行走的第一步,讲出的第一个字,第一个约会,第一次开车上街。

你受到大学里得不到的教育,涉及心理学,护理学,司法学,沟通学,以及性生理学。

在孩子眼里,你是天底下的第一能人。你具有最大的力量,能够医治伤痛,驱赶床下的恶魔,安抚破碎的心灵,巡视过夜聚会,处罚一切犯规,同时给予无限度的爱。

养育一个孩子,十八年,十六万一千四百四十美元,真的昂贵么?  
(雪松摘自《新闻晚报》)



等大城市相比,美国的“落后”随处可见。

如果单从这些外表就得出“美国落后”的结论,实在是失之偏颇。美国的“落后”,正式来源于它的“先进”。早在上世纪30年代,美国就出现了102层高的帝国“大厦”,1280米长的金门大桥。在50年代,美国就完成了它的高速公路网络,几乎凡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有公路相通。早在100多年以前,就有了占地8500英亩的斯坦福大学。如果用上述几个年代来考察当时的世界,还能得出美国“落后”的结论吗?

美国的“落后”,与它的实用主义很有关系。该奢侈的地方,极尽奢华,该节省的地方尽量节省,更多地讲究“适用”,而不是一味追求“先进”。

美国的“落后”在外表,“先进”在细节。(郁岩摘自《中华工商时报》)

## 美国的“落后”

密切关系。

如何写检查结果报告,傅连璋十分为难。他思虑再三终于打定主意,对毛主席和党中央负责,实话实说。他根据各位专家检查的结果,写出一份科学的检查报告,直接交给了毛泽东。

毛泽东一看报告,心里完全清楚了。如何向林彪夫妇提出戒毒呢?他沉思良久,决定通过傅连璋之口,把自己的意见提示给林彪。傅连璋对此也心领神会。

这天下午,傅连璋来到林彪家,劝他把吗啡戒掉。但不久,林彪吸毒问题在党内的高级领导层,还是成了个公开的秘密。从此,林彪迁怒于傅连璋,终于在“文革”中将他迫害致死。(李淑宇摘自《十大元帅轶事》)

叶飞拒绝了,他宁可坐到刑满出狱。

得知儿子被捕后,母亲便放下家中心事,和父亲一起倾尽全力,恳请菲律宾当局出面引渡。在当局答应引渡后,母亲还亲自坐船到中国来接儿子。当母亲几经周转到达香港时,叶飞已刑满出狱。他给母亲拍去电报,说自己将去日本留学,请母亲回菲律宾去。此后叶飞投身革命,没能再与母亲联系。

建国初期,叶飞突然接到大姐的信,告知母亲生病,家中欠债,面临破产,弟妹年幼读书,已走投无路,希望叶飞借钱帮助渡过难关。叶飞时任福建省委书记、省长、福州军区司令,却没有钱寄给她。他只得写了一封回信,告诉妹妹无钱可寄,但可另想办法,将母亲和弟妹接回国,由他负责供养。但家里没再给他回信。这件事使叶飞感到愧疚。叶飞身边一直珍藏着母亲留给他的枚钻石戒指和一张照片。他把母亲的照片和父亲的照片挂在自己的卧室里,每天,在父母的目光下起居,让他们审视自己的行事与为人。

后来,叶飞担任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主任,对于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和落实党的侨务政策,特别重视。

1990年11月前后,一个下午,侨眷黄女士上门来告状。她的一些亲属在美国,这些“海外关系”成了她的罪过,在“文革”中,她在西直门的宅院被强占,成了一个电子公司的办公用房。“文革”后落实侨务政策,公司从办公楼中腾出几间房子,让黄家暂住,又在知春里买了两套房子,让黄家搬过去。然后,黄家的这处原有几间宅院的权属,就归电子公司了。黄家对这个解决方案不满意,拒不搬出。电子公司竟以占据公房为由对黄家起诉,最后是由北京的一个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公司胜诉,限期黄家迁出。不搬则用法警,强制搬出。第二天,就是限期的最后一天了。

在叶飞的直接关心下,最高人民法院向北京高级人民法院发出了中止执行的通知,避免了对侨眷黄家的强制搬迁。此后,黄家与电子公司的纠纷由法院进行了重新审理,黄家的基本权利得到了维护。

为了赋予归侨侨眷自己维护自己权益的法律武器,叶飞提出了制定“归侨侨眷保护法”的建议。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归侨侨眷保护法公布后,在国内外受到了好评。

深圳有一个华侨城,这在侨界和旅游界,是大有名气的。开拓这片土地的提议和决策者,就是叶飞。连“华侨城”这个名字,都是叶飞原创。当时他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兼人大华侨委主任,受中央委托,同时兼管侨办侨联以及整个侨务工作,为了吸引海外侨胞回国投资,叶飞亲自出面与他的老部下、老同乡,同时也是儿女亲家的广东省省长梁灵光商定,在深圳特区内专门划一块地给侨办,作为华侨回国投资的一个窗口。回国投资的华侨,可先在华侨城办工业等项目,取得成功后再向内地拓展。华侨城的实践证明,叶飞的这一创意,是很有价值的。

叶飞回国后,菲律宾并没有取消他国籍,而且一直保存着他的出生证明和洗礼证明,这些都是随时可以确认菲律宾国籍的依据。尽管叶飞只有一个中国国籍,但在菲律宾人民心中,仍然把他当作菲律宾的荣誉。叶飞离开菲律宾七十年后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回国非律宾,受到了仅次于国家元首的接待。当时的菲律宾参议会会议议长沙隆加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,并邀请叶飞的弟弟妹妹等亲属参加了宴会,阿基诺总统热情会见了,并希望他坐他的总统专机返回故乡。

叶飞逝世后,菲律宾在叶飞的家乡建立了“叶飞将军纪念馆”和“叶飞学院”,并在“叶飞将军纪念馆”里竖立了一比一高的叶飞铜像。菲律宾人民在将军的铜像座基上并排着刻了两行字:“菲律宾的儿子中国的英雄,中国的儿子菲律宾的英雄”。

(马立涛摘自《晚年叶飞》)